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信息武器化正悄然来临

■ 遼 杰 谈何易

编者按

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作战。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虽然信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

信息武器是认知域作战的核心工具

认知是指通过思维活动加工信息来认识和了解客观事物。人类在认知域所进行的对抗从古至今就没有停止过。但长期以来,大都表现为通过社会活动来自我认识、引导认知。自我认识是对物质和社会活动的信息自获取,认知引导则依托传统、规范的传播渠道。

社会层面认知域作战的关键是信息话语权。社会层面认知域作战是敌我双方围绕社会群体的思维,主动施加影响力,造成有利于己方认知倾向的对抗过程,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颜色革命”。

战场层面认知域作战的关键是战场制信息权。战场层面认知域作战是围绕交战双方作战人员的认知施加影响,引导、扰乱对方指挥员的决策,削弱对方作战人员的抵抗意志,进而形成有利于己方的战争形势和战场态势。传统战争中的战略威慑、火力打击、兵力突击等方式,在震慑、消灭敌方的同时,也在间接传达着内涵丰富的信息,改变着对抗双方的认知,直至有一方认识到抵抗无效,进而屈服为止。

信息武器化是指以信息为武器,通过信息手段对敌方的指挥决策和作战行动对信息高度依赖,使得夺取战场制信息权成为战争中的重中之重。这种争夺从本质上讲是通过对各种信息的综合运用,以信息对抗信息,以信息压制信息,以信息破坏信息,使己方信息的影响力强于对方,对方难以感知战场态势,不能正确指挥决策,从而无从开展作战行动,最终屈服于己方意志。

信息武器化是指以信息为武器,通过信息手段对敌方的指挥决策和作战行动对信息高度依赖,使得夺取战场制信息权成为战争中的重中之重。这种争夺从本质上讲是通过对各种信息的综合运用,以信息对抗信息,以信息压制信息,以信息破坏信息,使己方信息的影响力强于对方,对方难以感知战场态势,不能正确指挥决策,从而无从开展作战行动,最终屈服于己方意志。

信息武器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信息能够成为一种武器,必须具有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以往社会时代和战争形态中,也涉及对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和运用,也展开了较为激烈的信息斗争,但其作用和影响与当今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差异,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制约,当时信息在人类社会中的运用还不能达到“化”的程度。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类信息技术的突破和发展,信息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活动之间建

立起“强关联”,并引导和控制着社会活动和基础设施的有序运转,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人类对信息和信息技术所产生的依赖性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很难想象,如果人类社会失去信息技术的支撑,丧失信息资源,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场景。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造就了信息时代,也为信息武器的产生和运用提供了动力和舞台。

互联网技术扩大了信息武器的“威力范围”。信息时代最主要的特征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互联网的泛在性使得万物互联成为可能。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信息壁垒被网络技术打破,原本毫无关联的人和事物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建立关联关系。这种互联互通的网络化环境,为信息武器实现扩散其影响力提供了便利条件。无论是人还是对物,只需在网络中一个节点投放,就能够迅速传播世界各个角落,并在实体空间产生辐射效应和级联反应。最为典型的就是针对个人的网络信息炒作和网络病毒攻击。

媒体传播技术丰富了信息武器的“火力通道”。传统信息传播主要依靠广播电视媒体、纸质传媒,信息传播是单向的,受众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不利于全面翔实地了解事情真相。这时候信息武器使用的局限性较大,容易被过滤,难以实现特定目的。现代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这种不利因素得以改观,各种自媒体平台、社交媒体、视频直播软件广泛搭载于每个人的移动通信设备,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递者,都可以作为信息武器效用发挥的助推者。典型的,是运用人脸合成、音视频伪造技术生成的虚假信息传播技术进行投送,造成民意分裂,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引发街头暴乱。

数据处理技术提升了信息武器的“打击精度”。以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挖掘、知识图谱等技术为代表的数据处理技术可以实现信息武器的精确攻击。在这些技术的支撑下,可广泛收集个人详尽的数据信息,通过对信息的关联分析和数据瓦解,对人群进行类别区分。当企图对特定事件施加影响时,比如公众投票选举时,就可以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目标个人,精确地制造信息武器,在其常用的信息交互平台上集中推送,不断强化或改变其原有的信念、态度,从而实现己方的

特定目的。

信息武器是战争模式变化的客观要求

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虽然频发,但在“恐怖核平衡”的威慑下,大国之间目前未再发生大规模交战,世界总体稳定基本得到了维护。在国与国的冲突中,主要谋求通过政治途径和非军事行动解决国际争端,即便诉诸武力,也力求在短时间里解决问题,并最大可能减少附带损失和伤亡。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无限暴力式的战争模式将被有限暴力或非暴力的战争模式所替代。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策,小战而屈人之兵是中策,大战而屈人之兵是下策。因此,世界军事大国都在探寻实现战争上策和中策的有效方式。信息武器的出现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有效选项。

信息武器化有利于直接达成战争目的。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军事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信息对社会活动和军事行动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可以从三个方面运用信息武器实现使敌方屈服的战略目的。一是对敌对国家民众进行认知攻击,削弱其对执政当局的支持度;二是对支撑敌方社会运行的民生系统实施信息攻击,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和意识;三是对敌方作战体系的关键信息系统实施信息威慑,使其暂时失去作战能力。民众不支持、政局不稳定、装备不给力,其结果只能是屈服。

信息武器化有利于降低战场风险。当敌方一意孤行,执意实施军事对抗,信息武器依然是降低己方伤亡,削弱敌方作战能力的有效手段。在战场上,电子战和网络战担当着信息武器的主力,对敌高度信息化的军事装备和系统实施信息毁损,最大限度降低其作战效能。在战场之外,舆论宣传和心理攻击扮演着信息武器的主角,对敌方军民展开认知攻击,降低其抵抗意志。战场内外协同发力,将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代价达成战争目的。

未来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战争,是信息化战争向更高级别迈进的过渡阶段,对信息的依赖性将更强。信息的武器化发展与运用,将对贯彻国家意志、实现战争目标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信息武器将成为信息化战争的胜负利器。

“认知域作战”纵横谈

指挥要灵活更要坚定

■ 关茹苑 黄宏强

“灵活”变化,作战指挥很可能失去重心,部队行动也将失去目标和方向,预定的作战任务将很难实现。因此,相比灵活,指挥员的作战指挥更需要坚定。明代唐顺之在《武编·前集卷一·令》中讲,“发号施令,预先决定,不可临时反复,进退不定,使三军惑乱,进战无功”。二战时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一文中强调,“战争形势总是捉摸不定的,作出的决定会由于对形势的看法产生了怀疑而受到干扰,对此,只有一个药方: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决定”。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曾提出过“坚持最后五分钟”的理论。他认为,当你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当你发生动摇的时候,恰恰也是敌人绝望的时候,此时何方能坚持,何方就能取得胜利,因此要坚持最后五分钟。许世友指挥济南战役时,经过连续数天的激烈战斗,进攻部队无论是体力还是物资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有人建议暂缓攻击,部队进行休整。许世友认为,我军之所以能够以劣胜优,不断取得一次次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级指挥员善于灵活指挥。

然而,战争实践表明,与灵活指挥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坚定指挥。坚定指挥,要求对既定作战目的坚持,以及对预定计划的坚决执行。作战训练中,指挥员要力避在指挥决策时过度权衡利弊因素,左右摇摆、举棋不定,迟迟定不下决心,导致贻误战机的情况出现。信息化战场,作战情况千变万化、态势复杂交织,指挥员但凡遇到情况就

指挥部队能改善守、懂进知退,还要在面临困局、险局、危局时,坚定果敢、快速决策。如何实现坚定指挥?从战略层面讲,要服从战略全局决断,坚定实现战略目标;从战役层面讲,要落实战役方针和作战设计,坚决完成既定战役任务;从战术层面讲,坚决执行指挥员的指令,不加犹豫地夺控每一个要点要地,摧毁每一个目标。

坚定指挥并不否认灵活指挥,灵活指挥是基于原定计划方案,根据不同情况、环境和对手做出的调整;而坚定指挥更多的是对既定目标、方向、任务、方案和目标的支持。具体来说,可以从五个方面实现:一是在把准上级意图中坚定指挥。上级意图是下级一切行动的遵循,下级只有实现了上级的、符合上级意图,作战行动和任务才有意义和价值,为此,下级的所有指挥和行动都要服从服务于上级目的和任务实现。二是在标定向中坚定指挥。作战时,选定了既定作战目标,明确了作战任务,也就确定了行动方向。作战中必须按照既定方向去完成各项任务,本级任务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下去。“成功的秘诀,在始终不变其目的”,作战中一旦目标方向变化,将会导致指挥错误、方向迷失、行动迷茫。三是在把

握方案计划中坚定指挥。毛泽东同志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任何一次作战,战前通常要进行周密的组织筹划,预想各种复杂情况,形成应对的方案计划。方案计划是作战过程中行动的指南,是指导部队打赢最重要的依据。作战中当情况没有超出预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必须坚持原定方案计划,各级不能擅自变更方案计划。四是在把握力量消长中坚定指挥。作战之初,敌我双方战斗力具有不对等性,如进攻一方相比防御一方通常具有较强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保证进攻方一定能战胜防御方。其原因是双方力量消长曲线不一致,进攻方如能始终保持领先的相对优势,则其获胜可能性大。作战中,指挥员要时刻关注敌我力量变化,在敌我力量对比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时,需要坚持原定方案和行动。五是在研判敌人行动中坚定指挥。灵活指挥要求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坚定指挥也要以动态研判敌人行动为前提。当敌行动属于局部调整,不影响全局态势发展;敌力量变化没有改变关键区域、方向或时间的态势;敌作战方向在我预想范围内,指挥员需要按原计划指挥,以不变应万变。

群策集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法治,是一支现代化军队的鲜明特征,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必由之路。习主席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贯彻落实习主席指示,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全军官兵共同的事业和责任,需要各级不断厚植法治信仰,培育法治素养,强化法治自觉、捍卫法治权威,努力汇聚起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的强大合力。

厚植法治信仰,凝聚政法尚法共识。“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治信仰是对法治发自内心的认同尊崇。失去了法治信仰,内心没有约束,行为没有顾忌,再多的规章制度,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厚植法治信仰,不是喊口号、表表态的表面工作,而是部队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不是某一阶段的短期行为,而是部队建设需要长期坚持的长运目标;不是针对某项工作的特定要求,而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要保证。要强化官兵对于法治的情感认同、理论认同和实践认同,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训练纳入部队教学训练体系,把培育法治精神作为强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官兵把法治内化为政治信仰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

培育法治素养,增强学法懂法意识。培育法治素养的关键是学法懂法。学法不多、懂法不深,就谈不上落实条令法规,更谈不上依法从严治军。要坚持把《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条令条例作为抓建基层的依据,把加强法治教育训练作为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纳入入伍战士的启蒙课、院校学员的基础课,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机关理论学习,纳入日常管理和训练考核规章制度。要善于采取灵活的方法学,通过新老法规对照学、突出重点反复学、考核竞赛促进学等办法,使官兵熟知法规制度、敬畏法规制度、恪守法规制度,增强法规制度的认同力和贯彻力。要注重运用活动牵引学,持续开展“学法规、用法规、守法规”和“条令法规学习月”等活动,使法治融入内心、进言入行、进岗入责,真正实现理念深入人心、制度落地生根、行为相沿成习。

强化法治自觉,培养守法用法思维。强化法治自觉,最核心的是培养守法用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要着力提高党委依法领导能力,抓工作、提建议、做决策,应与各类法规制度严格对标对表,严把党委集体领导政策关、程序关、决策关,坚决做到法规不清不决策、程序不对不研究、政策不明不决策,提高党委依法决策质量。要坚决克服侥幸心理,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让制度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头脑清醒、意志坚定。要注重干净为人、正派做事,切实把个人置于组织管理之下、制度规定的

汇聚贯彻依法治军战略强大合力

■ 蒲军礼

约束之中,从内心深处树立对法治的敬畏,不断强化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自觉性。

捍卫法治权威,立起从严执纪导向。法规条令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权威也在于实施。没有严格执法,法规条令就成了“橡皮泥”“稻草人”,就会形成“破窗效应”。要坚持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底,以“零容忍”的态度执法执纪,促进形成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法治环境。要突出监督重点,担任关键人、关键处、关键事、关键时,畅通民主渠道,加强检查监督,经常性组织不打招呼、不定路线明察暗访,实现监督检查常态化、制度化,始终保持法治执行的强劲态势和强大震慑。要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对违纪违法问题发现一起、严查一起,不搞下不为例、法不责众,在每条工作战线、每项任务全程推行“清单制+责任制”,以追责问责倒逼各级更好依法履职,真正让法规制度成为硬约束、硬要求。(作者单位:陆军防化学院)

提升联勤保障力量体系构建质效

■ 戴伟

挑灯看剑

现代战场,联勤保障能力水平对战争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未来战争中,战场态势变化更快,对抗程度更激烈,作战消耗量更大,对联勤保障的组织与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应着力提升联勤保障力量体系构建质效。

合力抓好装备建设。装备建设是联勤保障力量体系构建的物质基础。未来联勤保障装备建设的基本目标应当是融入联勤作战体系,与联勤作战体系中的新型武器装备相适配。面对未来战术级力量全面实现机动指挥的保障要求,联勤保障部队应突出机动保障装备建设,加大模块化基地保障装备投入,充分研究动员支前的地方先进装备、设备运用方案。联勤保障力量的保障任务决定了其装备在功能、性能上与民用同类装备装备紧密,应充分挖掘地方先进资源,区分核心装备军内自主研发、通用装备面向民企采购、非必要装备依托动员支前等层次开展军地合作。

加快打仗型人才培养。打仗型人才培养,是联勤保障力量体系构建的重要一环。培养打仗型联勤保障队伍首先应严把政治关,端正选人用人标准。可考虑将备战打仗成效纳入单位绩效考评体系和个人工作考评范畴,突出打仗型人才的选择和使用。其次,应着眼未来作战保障任务分工,依托专家人才形成一批面向实战的个性化优势领域、学科或方向,建立军地结合的教育培训

机制,一方面通过人才强业务,一方面用业务反哺人才培养。

扎实完善作战预案。作战预案的完善是联勤保障力量体系构建的坚强保证。平时应建立作战预案研推机制,组织骨干力量根据军事斗争准备形势和未来作战行动方案的变化研究更新作战预案。具体实施中,可选派关键岗位指挥管理人员和一线专家骨干赴相关院校参加联合作战指挥、战略管理等培训,进一步熟悉未来联合作战行动,掌握实战需求;邀请院校专家、任务部队指挥员进行辅导授课,精训作战预案流程方法,提高制定作战预案能力;充分利用参加重大演训活动机会,参与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综合保障要素行动,与指挥员、参谋人员现场合力研修作战预案,确保预案符合实战要求。

强化实战化训练。实战化训练是联勤保障力量体系构建的关键支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一是完善联训机制。加强与其它军兵种的联合组训,在参加重大保障活动中摔打锤炼,提高联勤保障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二是加强以保促训。充分利用平时遂行保障任务的机会,主动开展实案训练,针对保障任务进行假想和设计,虚拟实战背景进行训练。三是创新训练手段。广泛借鉴各军兵种的先进组训手段,结合联勤保障需求引入专项训练方案。例如,引入虚拟仿真训练平台开展单兵技能训练,引入网上对抗平台开展编组行动训练,引入兵棋推演开展保障行动筹划决策训练等。

(作者单位:东部战区总医院)